



曼青曼

绿色的曼青曼

I247.5
365

000399

绿色的曼青曼

汤汝雁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肖 荣

封面设计：刘绍荟

插 图：刘巨德

绿 色 的 曼 青 曼

汤汝雁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¹/₃ 字数：195,000

1984年6月第一版 1984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9,500

统一书号：10116·985 定价：1.15元



汤汝雁

汤汝雁，男，五十二岁，云南昆明人。五十年代初期曾就学于云南大学，以后在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班进修三年，是解放后培养的第一批电影文学专业干部，长期在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长春电影制片厂做编辑工作，现任昆明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

五六年以前曾发表过一批特写、报告文学和短篇小说；五七年发表中篇小说《云雀姑娘》，曾获好评，并译成外文出版；六五年发表电影文学剧本《艳阳天》（与浩然合作）；七九年发表电影文学剧本《孔雀飞起的地方》。《绿色的曼青曼》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内 容 提 要

傣族的“串卜哨”（串姑娘）和“纳哨奔”（偷姑娘）是一种很有民族特色的风俗。长篇小说《绿色的曼青曼》描写了一对傣族青年从“串卜哨”到“纳哨奔”的清丽、曲折、感人的故事，并着力塑造傣族大学生艾塔玛和科学种田能手依楠等新一代傣族青年的艺术形象。既写了他们娓娓动人的谈情说爱，又写了他们对新生活的强烈追求和热爱；既歌颂了三中全会以后云南的崭新生活，又让人感到生活还在不断前进和发展。那色彩迷人的傣寨风光，鲜明浓烈的民族色彩，真是令人神往。小说风格绮丽婉约，文笔宛如行云流水，使人感到清新、隽永、淳美。

真正的友谊象太阳，
真正的爱情象月亮，
真正的友谊和爱情啊，
永远在世间放光。

——傣族民歌

上 卷

金 纳 丽 的 翅 膀

第一章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个早晨，在昆明巫家坝机场，有一架波音707客机起飞了，方向：北京。

坐在机舱靠窗地方的，是云南边疆一位有名的傣族老人，名叫波塔玛。此刻，他那张布满皱纹的黝黑面孔贴近玻璃窗子，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眺望着色彩斑斓的朝霞，不时俯视着机下祖国的大地，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

机翼下边，丛林、谷垛、沟边的水牛、积木似的小房子，还有电线杆子一起在大地上浮动起来，飞机沿着朦胧的滇池慢慢地腾起，越飞越高了。整个昆明坝子阳光灿烂，一片金黄，处处都充满了火热的收割景象。波塔玛家居住的寨子——曼青曼，因为那里气候炎热，水稻比昆明坝子早割些天，所以，他离开曼青曼到昆明，一路上都看见黄熟的水稻和收割的人群。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个大丰收年。从飞机上往下看，大大小小的村子都没有人烟了，没有一点声音了，人们都集中在田野里和打谷场上。农家妇女们挥动着手臂，一边高兴地嘻笑着一边在收割，有的人仿佛还在唱歌！电动打谷机在嗡嗡叫着，打谷场上散扬着灰白色的尘土。田野里的道路——小土路、大土路、公路，一条条交织在

一起，汇合在一起，健壮的男人们挑着两座小山似的谷垛，在各种路上走着，有的地方一串长长的马车运输队，正往一些较大的村子缓缓伸延而去……

波塔玛是种水果的专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负责的果园便有了显著成绩。他被选为云南省出席全国农业科技大会的代表，与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有汉族，也有白族、景颇族、崩龙族、彝族……一起飞往北京。各式各样的民族服装，把机舱里装点得五彩缤纷，欢乐的气氛，使人人脸上都有笑容。

波塔玛看到绿色山坡上的羊群，不一会儿，整个昆明坝子就已落在飞机后面，眼前展开了一座又一座大山。蔚蓝色天空下面，一朵朵彩云，宛如花朵，远远近近，忽上忽下，在蓝天中翻滚着飘过。波塔玛嘴唇动了一动，想对身边的儿子——艾塔玛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转头看着窗外飞闪而过的景物，看着远方彩霞辉映的东方天际，低声唱了起来：

地上跑得最快的是金鹿，
天空中最能飞翔的是金纳丽^①，
多少个做梦的夜晚，
我请求叭英^②借给我金纳丽的翅膀，
可是每次醒来眼泪都在流淌。

①金纳丽：是傣族传说中一种最美丽的神鸟，每天飞绕大地七转。传说驾乘金纳丽飞翔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②叭英：傣族传说中的天神。

自从十二月的春风^①吹到边疆，
我才真正有了金纳丽的翅膀。

啊……

地上的五百里滇池好象清泉一样，
长江黄河象两根飘带又细又长，
金纳丽飞翔在城市和田野上空，
欢乐的居民把歌声送到天上。

凭着温暖的太阳，
我，一个普通的傣家人，
实现了飞上天空的理想。
我知道了能给傣家幸福的不是叭英，
而是金纳丽的一双翅膀。

坐在旁边的艾塔玛瞪起一双眼睛，他在想着：什么？一双翅膀？啊……啊！阿爸说得真对，一只翅膀是政策，一只翅膀是科学，有了这两只翅膀，金纳丽可以飞得更高更远。是的，凭着这两只翅膀，远离北京的村寨——曼青曼——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这个年轻的大学生，县农科所的技术员点一点头，微微笑了。今年四月，他在农学院毕业回到家乡，在这半年里，生长在边疆的傣家人有了更多更大的生产自主权，傣家人可以栽种自留地，可以自由地去赶集，家里多的东西可以卖出去，家里少的东西可以买回来，日子好过多了！还有，

^①十二月的春风，指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三中全会。

曼青曼采用科学种田，社员们有了劲头，今年的晚稻产量就比去年翻了一番。有了这两只翅膀，傣家人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好，生产可以更快发展。现在，一切都才刚刚开始。看来，政策还会一步一步落实，科学种田也会一步一步发展，要是这两只翅膀长长了、长大了、长硬了，看看，曼青曼说不定会飞得多高呢！

坐在艾塔玛旁边的，是一位年轻的傣族姑娘，科学种田能手。她叫依楠。她也在想着艾塔玛想着的事情，只是艾塔玛想得实在一些，她却充满幻想。听到波塔玛低低的歌声，她在想着：有了两只翅膀，金纳丽会飞到什么地方去呢？飞到天上还是很远的地方？啊……不！一定是飞到勐巴拉西去了。勐巴拉西，是傣家人世代相传的一个最美好的地方，据说那里一年四季开着鲜花，粮食多得吃不完，人们和睦相处，劳动会给人们幸福。这只是民间传说中的勐巴拉西罢了，人间的勐巴拉西呢？

飞机继续向前飞着，方向：往北，往北……

坐在依楠前面的汉族代表，大概是代表团团长，他指着附近的几位代表，给他身边的一位苦聪族老人介绍着：“那位是白族代表！那位是景颇族代表！那位是崩龙族代表！”

苦聪族老人一一和他们点头合掌。

代表团团长指着一个姑娘说：“她是撒尼族代表！”

苦聪老人没有听懂：“哈尼？”

撒尼姑娘转过头来笑说：“不是哈尼，是圭山地区的撒尼族。”

苦聪老人呵呵笑着：“啊……圭山……石林……”

撒尼姑娘：“对！您到过石林吗？”

“没有。”

“石林地区今年丰收了，撒尼人民最好客，以后请您到阿诗玛的故乡来作客吧！”

“谢谢！一定来！一定来！”

代表团团长转向身后，看着波塔玛、艾塔玛和依楠说：“他们三位是傣族代表，可能还是一家，对不对？”

艾塔玛笑说：“对！他是我阿爸，她……是我纳哨奔来的！”

代表团团长不明白：“什么纳哨奔？”

波塔玛解释说：“纳哨奔，汉语就是偷姑娘啦！”

“哦！偷姑娘！”

“她是你偷来的？”

在傣族地区，纳哨奔是一种光明正大的事情，女的愿意，男的光荣。因此，艾塔玛笑着看了依楠一眼，很神气地点点头。

四周的人都看着他们，好奇地问：

“你们结婚没有？”

波塔玛为他们解释说：“他把她偷到家里来了，还没有拴线^①呢！”

周围的代表很有兴趣，纷纷问道：

“你是怎么偷的？”

^①拴线：傣族的一种结婚仪式。

“你们傣族纳哨奔的人很多吗？”

“听说，你们过去也有纳哨奔，今天和过去有什么不同？”

艾塔玛转头望着波塔玛，波塔玛望着大家，想起他年轻时纳哨奔的一段故事……

在云南遥远的边疆，傣族地区的热带风光是很迷人的，那里的傣族卜哨（傣族少女）也都特别清秀、美丽；刚满十四岁、或者还不到十四岁，她们便开始谈恋爱了。整个恋爱过程都很有民族特色，就象那里的热带风光一样，显得浪漫、清新、别有风味。

傍晚，金黄色的圆月亮刚刚飘浮到芭蕉树旁，小卜冒（小伙子）便去“串卜哨”（串姑娘）。爱情成熟了，一对情人便要向姑娘的父母提亲。若父母爽快，一提便答应了。有时候，父母固执，旁人撺掇，或有其他原因，父母不同意，事情就很难办了。在这种时候，一对情意深长的恋人，唯一的办法，只有“偷”。这便是“纳哨奔”。

波塔玛年轻的时候，他的名字叫做罕木亮，意思是闪光的金子。临近解放的时候，一天晚上，从外地偷来一个姑娘。第二天早上，他把这事告诉他的阿爸波木亮。波木亮是一位信佛的老人，他年年都去赧佛，^①希望佛爷给他吉祥和幸福，可是这个偷来的姑娘，却给他带来了灾难和耻辱。不久，他和儿子分了家；没有几年，便痛苦地离开了人世。

^①赧佛：是傣族人民祈求幸福的一种宗教仪式。

罕木亮把偷来的姑娘藏在竹楼上，没有向寨子里的人们宣布。过了些日子，邻居们逐渐发现，罕木亮家竹楼上，有一个女人说话的声音。于是，“罕木亮偷来一个卜哨”的消息，便象风吹落叶一样，传遍了整个寨子。

卜哨们早上挑水碰在一起，白天在田里割谷子，傍晚围着竹桌吃饭，都在谈论罕木亮“纳哨奔”的事情：

“她是谁？”

“叫什么名字？”

“哪个寨子的？”

“她为什么躲着，不和大家见面？”

“也许是长得太丑，见不得人啊！”

大家最关心、最好奇的还是被偷来的卜哨究竟长得怎么样？多大年纪？穿什么衣裙？漂亮不漂亮？

一天早上，罕木亮的邻居——一个十八岁的姑娘——依香，走到罕木亮家竹楼上，大着胆子伸头进去看了看。啊！这一看，她就象山鸡看见了孔雀一样，惊吓得瞪大了眼睛，跑到姑娘们中间说：

“阿啾！罕木亮偷来的那个卜哨，太好看了！她就象一颗闪光的宝石，那么美丽，那么迷人，不管哪个人看她一眼，他都会感到目眩……”

“你看清楚没有？”

“看清楚了！啊……她的脸子比地下的粉团花还要美丽，她的皮肤比天上的白云还要洁白……”

“是真的吗？”

“是真的，罕木亮偷来一个非常美丽的卜哨！”

“她穿着什么衣衫？”

“她上面穿着粉色短衣，衣服上面还有五颗宝石纽扣，在一闪一闪发光；她下面穿着红花统裙，太好看了……”

“她的脸、她的眼睛是什么样的？”

“她的脸……哦！圆圆的，太美啦！她的眼睛大大的，眼睛旁边长着一颗黑痣；眼睫毛很长，就象两把小扇子，一搨一搨的；那两个黑眼珠子，滴溜溜地射出两股亮光，大胆地看着我……”

从此以后，人人都知道罕木亮偷来一个最美的卜哨。

八月，罕木亮在果园里种下的芒果、荔枝、香蕉熟透了，也是他和偷来的卜哨依娜结婚的时候了。

正在这个时候，土司带着全家大小来逛果园，寨子里的布岗^①把最好的木桌抬到果园里，铺上绣花桌布，放在最阴凉的地方，摆上靠背椅子。又从寨子里挑选十个清秀玲珑的卜哨，陪着土司喝酒。开宴的时候，还有另外十个卜哨，手里拿着托盘跑来跑去，服侍客人。宴会从早到晚，一连三天。到第二天时候，土司家亲戚来了，附近另外一个土司来了，外国土司也来了……整个果园，几乎都挤满了摘吃果子的人！

土司一面饮宴，一面吃水果，心里十分高兴。他听说罕木亮刚刚从外地偷来一个卜哨，还没有结婚，而且这个卜哨长得特别美丽……于是，他叫布岗把这个卜哨

^①管理一个村寨的头人。

带来……

土司说话就是命令。布岗立即带了一些人到罕木亮家里，要把依娜——寨子里最美丽的卜哨送去陪伴土司……

罕木亮慌慌张张从竹楼上跑下来，看见院子里挤满了人。有的人瞪着眼睛，怒气冲冲地盯着竹楼；有的人低着头站在一旁，不知道该怎样做，才能给他一点帮助；有的人冷笑着，等着看一场灾难怎样降落到他的头上。

罕木亮站在楼梯上，平静地说：

“大家到这里来，有什么事情？”

年轻的布岗——罕木亮家的邻居，瞪着一双发红的眼睛，叫道：

“把依娜交出来！”

“为什么？”

“土司看得上她，喜欢她，她就得出去陪着土司……”

布岗带来的人一起乱哄哄地嘻笑起来：

“让她去吧！”

“白天陪着喝酒，晚上陪着睡觉！”

“这是她的福气啊！”

偷来的姑娘依娜躲在柴草堆里，听着外面的议论，吓得浑身发抖……

布岗带着几个人走上楼梯。罕木亮站在楼梯上，张开双手，用力挡住布岗。可是，布岗带来的人拉他的手，扯他的衣服，揪他的裤子，拖他的腿，想把他拉